

王桂宏 著

野桂花

王桂宏中短篇小说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317938

野桂花

王桂宏 著

王桂宏中短篇小说集



淮阴师院图书馆131793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桂花/王桂宏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5(2009.10 重印)

ISBN 978-7-5321-3546-2

I. 野… II. 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1934 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封面设计: 袁银昌

封面题字: 熊召政

封面篆刻: 刘方明

野桂花

王桂宏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5.25 插页 2 字数 330,000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46-2/I·2704 定价: 5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序

野桂迟开自清香

姜珣敏

我与王桂宏五年前就相识了，此后虽交往不多，但当时曾留下个很深的印象：即作为镇江新区工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他，似乎更爱与我谈论文学，而且谈锋甚健。当时他并未提及自己的写作，但对当代文学现状的关注和对文学本身的挚爱，却不亚于我这个文学中人。作为一个从事了三十年文学编辑的人，我虽觉他有些特别，却并不意外。我的作者和朋友中不乏爱好和理解文学事业的党政干部，这是文学魅力及特质使然，也是这些干部自身兴趣、修养的体现。不意五年后再度与王桂宏聚首镇江时，却意外地发现，原来他不仅是文学的爱好者，更是一个热诚的文学实践者。准确地说，他不仅是一个党政干部，而且还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了他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写作生涯，且已结出累累硕果。这部沉甸甸且有相当水准的《野桂花》便是明证。其中有的作品如《开船》还曾发表于1978年的《安徽文学》上，比我发表小说的时间还早几年。当时的中国文坛，一省不过一两家文学期刊，此外几无发表园地。王桂宏能在彼时的省刊上发表小说，不仅难能可贵，也表明他的小说创作曾经达到过相当的高度。

更让我钦叹的是，二三十年前的王桂宏不过二十大几，但从这次结集出版的作品数量来看，已相当惊人。何况，当年他还曾创作过一部长达90万字的长篇小说《青春闪光》，不幸的是竟被部队有关单位遗失。90万字！稿件缺如，我无法对此皇皇巨作的质量作何评价，但仅从字数来看，能把它写下来，就已需付出何等坚忍的意志力和创作激情（无怪他食指上至今犹鼓凸着坚硬的笔茧）！就此，就这部小说集给我的印象来看，我可以不夸张地说，三十年前的王桂宏，即已是一个具有相当成就的作家了。什么原因使这么一位作家几乎是突然间就从文坛消失，转而开始了他后来的从政生涯呢？我不甚清楚，也不欲细究。命运就是如此。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打开了。我们为何会走出这扇门、转入另一扇门，决定的不仅是个体的性格或主观意愿，也许更多的是环境、时势、某种需要等等决定着我们的取舍或曰命运。而条条大路通罗马，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是无限丰富的。因此我也不会就此认为王桂宏当年就应该一条道走到黑才是对的或更有价值的。相反，我倒更为他于今方始呈现的、这株早在三十年前就深深植根于生活沃土的《野桂花》欣慰。桂花有家野之分，花期亦有迟早之别，但，是桂花就会飘香！经过三十年风吹雨打、沧桑磨砺，《野桂花》依然不失其质朴的、充满泥土气息和心灵芬芳的生命力，本身就足以证明王桂宏的文学创造力和《野桂花》的艺术价值。

这也是我读了《野桂花》的第一印象。虽然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无论在经济体制、社会人文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都发生了剧烈而巨大的更易和进化，《野桂花》中某些篇什、某些观念或写作手法于今读来已觉不够新鲜，但总体而言，其内容、故事、人物，还大多真实生动、形象可读。更难得的是，一些作品对今天乃至今后的人们仍具启迪意义。如中篇小说《有志者事未成》，其对成王败寇思想的反拨，对鲁迅激赏的“虽然落后而仍非跑到终点的竞技者”精神的再现，其意义和内涵绝不会轻易为时间所消磨。

由此亦可见出王桂宏小说的另一大特色或成功之处，即其独到的艺术视角和别具慧眼的思想观照。不仅《有志者事未成》如此，其他许多作品如《让旗》等亦如是。短篇小说《野桂花》，就一反一般作品惯以

“美女”为主旨的写作套路，着力塑造了一个外形欠缺而内心秀美的乡村女子形象。女主人公溪花的纯朴与善良，男主人公龙诞的正直与忠诚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王桂宏小说的艺术性也有不少可圈点之处。如其素朴、流畅的文字，口语化的对白和自然、白描的叙述；作品中亦处处体现出他对乡村、乡情、乡亲和军旅生活的熟稔、热爱和真诚。而他对生活和环境、风物的描摹、渲染，不仅体现了其对生活的理解和把握，亦能自觉地与小说人物的心理和境遇相映衬，这都使其作品具有了相当的艺术张力。行文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到这部集子的书名，虽然迟开了二三十年，这束深藏于书斋、几乎为时间所埋没的《野桂花》，至今仍能吐露其特有的清香，不能不说是王桂宏此生的一大收获。

命运在这里体现出了它的某种诡异和匠心，务农、参军、为文、从政的王桂宏，其人生也因此而显出了别样的风姿与丰饶。

我乐观其成，乐为之序。

2008年12月14日于南京

（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雨花》主编）



序：野桂迟开自清香/姜珮敏

短 篇 小 说

野桂花	001
火柴的风波	014
风雨中的爱情	021
刘三嫂子	038
开船	050
扬帆	060
升官发“才”	071
把酒问青天	078
《遭遇》的遭遇	090
挨打的“小愣子”	109
新闻干事的新闻	118
“刘记”吊桶	132
“闷葫芦”开了	139
分外的事	151
爸爸	163

火速归队记	177
眼睛的大小	194
赴宴	202
刘兵这个人	204
第三根中梁	206
不该报的车票	219
夜半敲门声	230
让旗	242
笑的源泉	252
一把钥匙	267

中 篇 小 说

春风微微	281
有志者事未成	323
作者附记	394

野桂花

爱情——不是亲吻和微笑，而是忠诚与纯洁。

——谚 语

(上)

南下的火车在茫茫的夜色中发出有节奏的声响，风驰电掣般地飞驰。靠窗口坐着的申龙诞一点睡意也没有，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模模糊糊的玻璃窗。窗外，黑洞洞的夜幕中偶尔闪过一两颗星星似的灯光。

申龙诞入伍四年提了干，第一次探家，心里像藏了只小兔，激动得直跳。家乡那清冽冽的溪花河；绿葱葱的良辰山；那熟悉的男男女女、乡朋亲友在他的脑海里交替地隐现着。他甜蜜地想，明天中午就到家了，爸爸妈妈肯定会站在门前的潺湲的溪花河边眺望。门前那棵野生桂花树一定长得很高了。妻子溪花一定会倚靠在桂花树旁害羞地朝远处张望。他的眼前出现了妻子笑盈盈的甜脸。他跟溪花结婚是1975年10月。他们的婚事可以说是闪电式的。那辰光，亚热带的广西还很热。一个太阳朗朗的中午，龙诞放工后，挖了棵野生桂花树苗挑着，汗水涔涔地朝家走来。

他家在桂花村顶西头。村后，是高高的良辰山。村前，一条丈把宽的溪花河汨汨地向东流淌。溪花河边长着几棵刺楸树和棕树，溪水中留下了晃动的倒影。溪花河边两间土房子，石头垒墙，松树皮盖顶，这就是他的家。爸妈五十挂零，就他一个儿子。老两口疼他疼得很。吃饭辰光，母亲总要站在门前朝远处眺望。她担心锅里的粥和菜汤凉掉。

龙诞从屋后的小路上绕过来，亲热地叫了一声妈，撂下担子，操起锹就挖。

他妈着急地抓住锹柄心疼地说：“粥都凉了，快趁热喝吧！”说着，朝担子里的桂花树苗瞅了一眼，眉毛一皱，古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没等妈问，龙诞朝桂花树苗瞥了一眼，说：“野生的，怕什么？！”

他妈皱了皱眉，突然松开手说：“挖吧！我来帮你栽！”

龙诞抹抹鼻尖上渗出的颗颗汗珠，挥锹挖起一大块土，重重地甩到一边。他呼呼啦啦地挖好坑，把带着泥团的树苗放进坑里，妈扶着，他一锹一锹地往坑里填土。填好土，他见妈妈还出神地凝视着桂花树，手依然扶着。他好生奇怪，把锹往地上一戳，提醒妈妈说：“妈，吃饭吧！”刚说完这话，他心里“刷”地闪过一个念头，莫非妈妈还在担心。想到这里，他拦住正要往屋里跨的妈妈，声音有点变调：“妈，这野生桂花一年两年开不了花，即使以后开花也不如家桂香。不如种些杉树什么的，省得吃不到小鱼虾，还惹一身腥。我把它拔了！”

“不！栽着！培育好也会跟家桂一样香的！”妈妈说着，想起门前屋后的那八棵家桂，心酸起来。要不是上头一阵风硬逼着砍了，如今包盐买火柴就不用拿鸡蛋换了。手头活络，家底子厚实，媳妇也会往门上攀。可是，如今龙诞长成人了……今天上午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她碰到了村东头的孤女溪花。

申大婶刹那间闪过一个念头。这溪花没父没母，孤苦伶仃，长得又丑，别家小伙子看不上眼，说回家做媳妇不挺容易嘛！丑就丑点，没文化就没文化，天生的挑粪刨泥巴，有字没字一样嚼地瓜干喝稀饭。只要能生孩子，申家不断香火就行。俗话说，没得饭吃喝口凉水也充饥，没得老婆瞎子瘸子也凑合着行。何况这姑娘不瞎不瘸，大手大脚，能做活

计挣大工分呢!

溪花从对面走过来,妈妈像绣花似的,把溪花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溪花个儿矮矮的,结结实实;脸庞圆圆的,眼小无神,这是多年孤独忧愁的寒气给她留下的创伤;胸脯突兀,虽不像城市姑娘让乳罩压得那么尖圆,但显得大。大婶着了迷似的看了好久,心里暗暗打起了主意。只要儿子同意,溪花孤女一人还能不允。不过,家里虽穷,可儿子好歹是个高中生,而且长得一表人才,说话响亮亮的,找这个呆呆痴痴的丑丫头,龙诞会……不管他,这年头家里吃饭都苦撑硬熬,找媳妇还能挑挑拣拣的?凑合着吧!

此刻,妈妈想起溪花,走到桌边催着龙诞说:“快吃,吃完妈跟你商量件事。”

龙诞大口大口地喝着稀粥,屋里像起了风似的。门外,清清澈澈的溪花河水拐着弯儿欢快地朝远处流去,发出的轻音乐似的声响和屋里喝稀饭的唏唏声和合在一起。他边喝边猜测起来:什么事儿呢?还为那野生桂花树担惊受怕?

妈妈凝望着儿子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心头不禁一阵酸楚,嘴唇嗫嚅着,好久开不了口。她目光环视着空旷旷的屋子,神龛台是用土坯垒的,一排细竹竿担搁住两头,上面放着一些杂乱的碗盆油瓶。板凳有竹子的,也有树桩的。望着望着,她的心像有无数根大头针在戳。她终于鼓起了嘴巴,开了口:“龙诞,妈给你说个对象!”

龙诞一听说对象,惊愕地睁大眼睛,怀疑地望着妈的脸。他的脸就如七八种颜色染的,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心头直跳,就像千百个铁锤在打,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他心里明白,凭着家里这个境况,到哪儿去找媳妇?他不想给爸妈添烦恼,准备打一辈子光棍。现在听妈一说,心里说不出什么味儿。

“村东头的溪花。”妈妈把身子朝桌边挪挪,接着说,“这溪花一说准能成。儿呀,你听妈说,丑就丑点儿,如今这年头凑合着过吧!”申大婶憔悴的脸上露出了难看的气色,泪水一滴滴地从眼眶里流出来,顺着古铜色的脸腮往下蠕动。

听到溪花的名字,龙诞眉峰皱得更高,筷子悬在半空中,凑到嘴边

的碗轻轻地放下来。他了解溪花姑娘。前些日子在水利工地上经常碰到。溪花爸妈早在刮“五风”期间饿死了，孤苦伶仃一人，学校门边也没跨过。溪花长得又矮又丑。长得不好看还说得过去，这扁担大一字横过来、竖过去认不得，在一起生活怎么合得来，还有什么爱情可寻，还有什么幸福可享。想到这，他轻轻地放下筷子。慢慢地抬起了头。他想劝母亲暂时不要急，等等再说。可是，当他的目光一碰到母亲的目光，他怔住了，他犹豫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从母亲那深沉、内疚的泪光中他看到了母亲那颗善良的心，不，应该是可怜的心。他正要说话，爸爸申连发从外边走了进来。他用征询的语气对爸爸说：“你们一口粥一口饭把我养到这么大，够苦的！我听你们的，你们做主吧！”

“龙诞，你妈都跟我说了，凑合着吧！”两颊瘦削的连发点燃旱烟锅，叹了一口气浓浓的烟雾气，“好歹有个媳妇，不让人家说你爸妈无能。多一张嘴可也多一双手，以后这个家全靠你们了！”连发瓮声瓮气地说，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个字像蜜蜂似的嗡嗡叫，听不清楚。

“儿呀，你看着办吧！合意，就请人说。”连叹气都那么孱弱的申大婶支棱起眼皮，用枯老皱皮的手抹抹眼泪。

龙诞望着可怜的爸妈那漠然的神色，心里麻麻穰穰的，像杈子棍在牲口槽里拌草料。许久，他终于点了点头。屋外，白杨树上的叶子在秋风中正打着旋子飘飘悠悠地往下落，落到翻着泡沫儿的溪花河上，顺着淙淙流水期期艾艾地飘去。

“哐当”一声，列车在南昌站停下来。龙诞从回忆中惊醒，揉揉惺忪的眼睛，朝窗外望去，窗外还是沉沉的夜色。

龙诞又沉入回忆的海洋里。

点头之后，婚事办得很快。爸妈在屋后依山盖了一间土房子，让了出去。他和溪花就结了婚。

婚后前几个月就像一队新兵走正步，怎么也不协调。晚上龙诞喜欢看书，一看就是十点十一点。刚开始，溪花还算聪明，剪了双鞋底嗤呀啦呀的陪他。纳完鞋底没啥事儿，只好蒙头先睡觉。

一次，龙诞看书看到子夜时分，溪花从被窝里钻出来，眨着眼皮儿，笨拙地恳求道：“这么晚了，还看啥子书，听老人说书看多了，眼

睛珠里要生虫的，再说煤油也没得钱买呀！你白天多看点，家务事我揽着不行吗？”

龙诞叹了口气，合上书，钻进了被窝。龙诞想，既然结婚了，就应该互相尊重。溪花的话尽管好笑，但也有理呀。再说，万一不依她，争起来让爸妈听到心里多难过！龙诞平常在爸妈跟前特别注意体贴溪花。有时家里偶尔买点肉，他给爸妈夹上一块时，总忘不了溪花。

有一天，溪花突然提出要到十多里外的镇上去。龙诞给了她两块钱，兀自上工去了。傍晚，溪花回来时，手里拎了两大瓶煤油，还有两盒饼干。一盒给了爸妈，一盒带进了房间，小声地对龙诞说：“以后你尽管看吧！煤油我打了两瓶，看晚了吃几块饼干，别让肚子空着。”说完，把两元钱塞到龙诞手里。

龙诞惊奇地正要询问，溪花又从土布兜里拿出一块布说：“这是给爸妈扯的。”

龙诞瞪大眼睛盯着溪花泛白的脸，厉声地问：“哪来的这么多钱？”

“……”溪花望着龙诞那严峻可怕的面孔，嘴好像生漆糊牢粘住，吐不出一个字儿。

“你说呀！怕什么？是不是从路上捡来的？是捡来的要送到大队部去！穷要穷得有骨气，拿着这不明不白的钱用着心里不顺气！”龙诞语气明显地缓和了。

“我……我去医院……”溪花咬着发颤的嘴唇，结结巴巴，目光胆怯地在龙诞的脸上扫来掠去。

“你去卖血？你……”龙诞气得一口痰堵住了喉咙，好久才吞进肚里，“谁让你卖血？你不要命啦！”说着抡起手，但又缓慢地放下了。

溪花“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没有流泪，只是用央求的语气说：“求求你，别告诉爸妈，这样他们会难过的。我这也是没法呀！我不能不让你学习，可家里一点活钱也没有，只好……”

龙诞的心像灌了铅变得异常沉重。他把溪花从地上扶起来，泪水止不住直往下滴。屋里一阵一阵抽泣声。窗户上的坏塑料布被晚风吹得窸窣窣响。昏昏暗暗的煤油灯光在屋子里直晃悠。

屋子里凝着沉重的空气。户外，静谧无声。偶尔传出几声凄厉的鸱

鸮的啼鸣，打破沉寂，听起来叫人揪心。

.....

明亮的晨曦从双层窗玻璃透进车厢里。从昏睡中醒来的人们发出各种各样的嘈杂声把龙诞从深深的回忆中拉了回来。他从家乡的县城下车，换乘长途，中午就赶到了村口。

踏上桂花村的小道，溪花河的流水也好像流得更快，发出欢快的响声；良辰山上的枫叶变得更红，红得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到了家门口，他看到了溪花河。溪水还是那么清澈，还是那两间松树皮草屋，门口堆了七八根杉木。野生桂花树长高长粗了，散发着透骨沁髓的清香。桂花树附近多了几排红松、水曲柳、红皮云杉。

龙诞蹑手蹑脚地走到屋门口，想给爸妈来个突然袭击，给妻子来个意料之外。当他蹒跚地走到门前时，陡然停住步子。门缝里传来了连发和老伴的摸不着头儿的担心话：

“信上说今天到家，哎！”

“你看你，儿子不回来，整天价想着，现在儿子要到家，又怕起来了！”

“溪花那事又没告诉他，回来怎么开口？”

“哎！”

“现在可不比以前。听说儿子当的是个拿手枪的官，拿好多好多钱，住的大城市，出去有不吃草的洋马！他如果知道溪花的事，还会要？”

“唉……”

听到这莫名其妙的对话，龙诞心里头“格崩”一愣：莫非溪花出了什么事？他轻声地叩响了门。门虚掩着，他推开了，拎着两个沉甸甸的大提包跨进门槛，大着嗓门叫起爸妈来。爸妈都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儿子，从那红光闪闪的红星一直看到黑色发光的皮鞋。老两口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到鞋尖上，惊奇地问：“这穿的什么呀？上面还装个镜子？”

“这是皮鞋。包里放不下，只好穿到脚上了。”龙诞放下包，目光在屋里巡视着，问：“溪花呢？今天还上工？我不是写信告诉你们今天

到家嘛！”

连发眉毛微微上翘着，目光在龙诞脸上扫扫，不迭声地夸奖：“溪花可是个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媳妇呀！她说你晚上才回来，下地去了，说也说不住。如今山坡上的地是包的，干一天活就是一天活，她闲不住呀！”

“你走后，要不是溪花，我们老两口这把骨头不知甩到哪个山沟里去了！”妈妈凑上来补了一句，脸上露出明显不安的神态。

听着爸妈那非同寻常的夸赞，想想刚才门外听到的爸妈那担忧的对话，龙诞更是丈二长的扁担摸不着头尾。他愣坐在竹椅上，目光凝聚在远处高高的山峰上。乳白色的雾霭围着山峰袅袅缭绕。蓝湛湛的天空飘着一朵朵小羊羔似的白云。门外响起了“小猫”那熟悉的汪汪汪的叫声。灵活的“小猫”在门口悄悄一露头，又一溜烟跑了。门外由近至远的狗啼声，使龙诞又记起了七五年初秋的一个傍晚。

那天从早上起床就下起了霏霏秋雨，一直到掌灯时分还没完没了地下。那几天龙诞大腿根处起了鸡蛋大个肿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每天三顿饭都是溪花端送到床头，今天这么晚还不见溪花回来。一家人都很急。

天麻麻黑，爸妈一个锅上一个锅下生火做饭。这时，“小猫”浑身泥水点子直甩蹿进屋里，发出害怕的叫声，震得屋椽子上的吊吊灰撒面粉似的往下落。龙诞听着“小猫”惨人的叫声，提醒爸妈说：“莫非溪花在外面出了什么事？”

“小猫”从床下蹿到锅灶门口，咬住连发的裤管往外拖。连发连忙丢下手里的锅盖，跟了出去。

妈妈在灶门口担心地叹了口气。屋外的雨下大了，淅淅沥沥的雨声不断传进屋里。秋风吹起窗口的破塑料布，雨点子乘势洒进屋里来。

静，出奇的静。只有雨声滴滴答答单调地响着。龙诞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像小核桃，死死地盯着竹椽子的屋梁，心里惦念着溪花。

好久好久，门“吱呀”一声慢慢地开了。申连发扶着满身泥水的溪花走进屋里。“小猫”在屋子里跳过来窜过去，甩尾巴晃脑袋。妈妈把溪花扶到床铺上，端来一大碗姜汤。溪花一口气喝了半碗，捋捋额头上

湿漉漉的头发，直喘着粗气。

连发把刚才的情景告诉了龙诞和老伴。原来，下午溪花冒雨到山沟里采药草，“小猫”也跟着去了。走到后山坡上，脚下一滑，掉进了丈把深的狼石沟里，跌昏了过去。山沟里下着雨，一个人影也没有。“小猫”在沟边的草丛里蹿来蹦去的乱叫；凄厉的叫声被秋风秋雨湮没了。机灵的“小猫”乱叫了一气，跑了回来。当连发跟在“小猫”后面赶到狼石沟时，溪花已被冰凉的秋雨浇醒，正挣扎着往上爬。连发赶过去，把她拉了上来。

龙诞听了嗓子痒痒的，鼻子酸酸的，差点哭出声。为了自己的腿，妻子不顾一切去采药草，这意味着什么？他的眼前出现了门前那棵野生桂花，野生桂花经过培育就不能比家桂开得更美更香？他感到眼前的妻子比以前高多了，脸上的蝴蝶斑也变得那么的美艳，好像一群羽翼鲜艳的蝴蝶在眼前飞舞。他忍着大腿的剧烈痛疼，帮溪花轻轻地解开衣服，并把被子盖到溪花身上。

以后，小两口家境虽穷，但日子却越过越稠。年底征兵，龙诞报名参了军。临走的那天晚上，两人睡在一头，却一个脸朝里，一个脸朝外，谁也不说话，只是流泪。入伍后，龙诞常给家里写信，可家里没有一个识字的，难得才请村里有文化的人给他回信。

妈妈的喊声打断了他的追忆。

龙诞望着面前热气腾腾的一碗鸡蛋面条，连忙端到爸爸跟前，说：“爸，你和妈吃吧！我们部队上吃得好，你们在家苦，你们吃吧。”龙诞想起入伍前拿鸡蛋换盐巴、溪花卖血换来煤油的事，鼻子一吸，眼圈红了。

“儿呀！你不知道，家里现在景况好了。粮食大囤小囤的吃不了；养鸡养鸭又放羊，活钱多了。如今再也不用鸡蛋换盐巴了！你吃了吧！我们也常吃呢！”连发想起过去那辛酸的日子，推开儿子递过来的碗，吸着鼻子抹着泪激动地说。

申大婶也在一旁抽泣。

龙诞不推辞了，夹起一只荷包蛋，咬了一大口，大口大口地咀嚼起来。

(下)

龙诞吃完面条，刚放下碗，草房里传来了小女孩轻轻悠悠的哭声。哭声越来越高，越来越近，随着哭声，门口出现了一个满面泪痕的小囡。小囡一边叫唤着妈妈，一边用细嫩嫩的小手揉着眼窝，像围棋黑子似的眼珠闪着晶莹的泪光。她看到戴着红五星的龙诞，呜呜哇哇地哭得更响。

龙诞妈三步并二步跨出门槛，抱起小囡，拍拍小孩屁股边哄边说：“龙诞，你走后，溪花就怀孕了，养了这个小丫头。我们也没写信告诉你，怕你不高兴。”

“妈，你们不生气，我还会不高兴！”龙诞惊喜的目光落到小囡幼稚天真的脸上，迫不及待地问：“叫什么名字呀？”

“没个正经名儿，我们都管她叫大小子！”申连发说着，心里仿佛让什么东西“蹭”了一下，把头扭到一边，目光朝窗外望去。

“那我给她起个名儿，就叫清清。就像她母亲的心灵一样，清清爽爽。”龙诞把清清朝身边拉拉说。

“清清也好，黄黄也行，你说啥就叫啥吧！”龙诞妈妈目光迟疑地在龙诞脸上闪了两闪。

屋里又静了。仿佛各人心里都有心思，谁也不愿往外倒。清清那断断续续的哭声给这屋里增添了沉寂、烦闷的气氛。清清不知是害怕龙诞那一身黄的衣服和那红红的领章、闪光的帽徽，还是想妈妈想得心切，使出吃奶的气力，一个劲地叫唤：“妈妈！妈妈！”

龙诞想着溪花。她到哪儿去了？为啥爸妈老怕提到她？龙诞的眼前出现了溪花的影子。他心里越想越放不下心。霎时，爸妈担心的对话又在耳畔响起来：

“你看你，儿子不回来，整天价想着，现在儿子要回来了，又怕起来了！”

“溪花那事又没告诉他，他回来怎么向他交代？”

溪花那事，什么事？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浮起来。他把清